

譚正璧著



中國女性文學史

下冊

765

上海光明書局出版

光明



第六章 明清曲家

一曲的來源

曲，一名詞餘，是散曲和戲曲的混稱。散曲又分小令和套數，戲曲又分雜劇和傳奇。散曲之研究裏面說：

曲之單調名小令，合單調若干成套爲套數；一套或四五套而插以科與白者爲雜劇；如此再益至四五套以上，則爲傳奇（此僅就形式長短而言）。

這僅就體製方面而說。如講他的來源，那麼他有詩歌和戲劇兩方面的關係，應該分開來講。關於這個，中國文學源流說得最簡要明白：

中國詩歌：由三百篇一變而爲西漢「古詩」，再變而爲漢魏「歌行雜體」，三變而爲沈宋「律詩」，四變而爲唐宋之「詞」，五變而爲宋元之「曲」。

三百篇多四言體；西漢古詩多五言體；歌行雜體，間用長短句；沈宋律詩，則全用整句；唐宋之詞，以長短句爲定式；宋元之曲，則長短句中，更加襯字。

中國戲劇：由古代之「歌舞」，一變而爲「戲優」，再變而爲演故事兼滑稽之「雜戲」，三變而爲元之「雜劇」。

宋末，趙令時作商調鼓子詞，以會真記之事實，譜爲詞曲。然止譜詞曲，猶無演白；至金章宗時，董解元又譜會真記之事實爲西廂搦彈詞，始有白有曲。「彈詞」之名亦始此。

金人仿遼大樂而製爲「連廂詞」，帶唱帶演。然舞者不唱，唱者不舞；至元之雜劇，始以舞者自唱，第笙笛琵琶以和其曲。所謂「曲」，卽雜劇之劇文也。

雜劇每入場以齣爲度，故曲皆四折。其後有多至四五十折者，乃別稱爲「傳奇」。

金元入中國，所用胡樂，嘈雜緩急之間，詞不能按，詞曲家乃更爲新聲，遂有一「元曲」之名，卽「北曲」也；其後大河南北，漸染胡語，沈約四聲，遂闕其一（去聲），於是復變新體，號爲「南曲」。……

雜劇發達於元，但元代只有幾個妓女在作散曲，沒有專門從事於作雜劇的女作家，直到明末葉小紈作鴛鴦夢，始有女性的作品出現。傳奇是明人擅長的文學，但明代也止有黃夫人等幾個人在作散曲，直到清初阮麗真的燕子箋告成，才算也有了女性的作品。嗣后有梁夷素作相思硯，林以寧作芙蓉峽，王筠作繁華夢，吳藻作飲酒讀騷，女性文壇上才有了蓬勃的生氣。

元妓長於作散曲的很多，珠簾秀和順時秀最爲出名。珠簾秀姓朱氏，行四，姿容殊麗，芳名震動一時。盧疎齋嘗作落梅風和她作別，她用原調作答云：

山無數，烟萬縷，憔悴煞玉堂人物。倚蓬窗一身兒活受苦，恨不得隨大江東去！
順時秀姓郭，字順卿，行二，時稱郭二姐，姿容閑雅，與王元鼎爲膩友，善爲雜劇中的

悲角。又有解語花劉氏，長於慢詞，有驟雨打新荷曲。張怡雲，京師名妓，諸名公均與交往，嘗卽席作曲，未完而止，故今只存半曲。曲云：

暮秋時，菊殘猶有傲霜枝，西風了却黃花事。……

又有劉燕哥，善歌舞，齊參議還山東，她作大常引送行云：

故人別我出陽關，無計鎖離鞍！今古別離難，兀誰畫蛾眉遠山？一尊別酒，一聲杜宇，寂寞又春殘。明月小樓間，第一夜相思淚彈。

張玉梅，人多呼爲張四媽，舊昔曲失傳的，她都能尋腔按詞歌唱。又精絲竹，南北曲卽席而成。今只存斷句「朝夕思君，淚點成斑」二語；又作有一對云：

側耳聽，門前過馬；和淚看，簾外飛花。

劉婆惜，樂人李四妻，滑稽善歌舞，嘗口占清江引曲云：

青青子兒枝上結，引惹人攀折。其中全子仁，就裏滋味別。只爲你酸留意兒難捨棄。

此外尚有張天香，馬素卿，一分兒……等，在當時均有能曲之名。大都行院王氏，有散套寄情人云：

【粉蝶兒】江景蕭疎，那堪楚天秋暮！占西風，柳敗荷枯，立夕陽，空凝佇。江鄉古渡，水接天隅，眼瀾漫，晚山烟樹。

【醉春風】寂寞日偏長，別離人最苦！把一封正家書，改做詐休書，馮魁不覩，是將我來娶。知他是：身跳龍門，首登虎榜，想這故人何處？

【紅繡鞋】往常時：冬里臥，芙蓉裯褥；夏里鋪，藤席紗廚。但出門換套好衣服。不應馮魁茶員外，員外鈔姨夫！我則想，俏雙生爲伴侶。

【迎仙客】見一座古寺宇，蓋造得非常俗。見一箇僧人，念經掐着數珠。待道是小閨梨，却原來是老院主。俺是箇檀越門徒，問「長老何方去？」

【石榴花】看了那，可人江景壁間圖，粧點費工夫。比及江天暮雪見殘儒。盼平沙趁宿，落雁無書。空隨得，遠浦帆歸去。漁村落照紅歸伴，烟寺晚鐘夕陽暮，

洞庭秋月照人孤！

【鬬鸛鶉】愁多，似山市晴藍；泣多，似瀟湘夜雨。少一個，心上才郎；多一個，角頭丈夫。每日價，茶不茶，飯不飯，百無是處！交吾那里告訴？最高的，離恨大堂；最低的，相思地獄！

【普天樂】腹中愁，詩中句。問甚麼，失題落韻，跨驢騎驢？想着那，得意時，着情處。筆尖題到傷心處，不由人短嘆長吁！囑咐你僧人記取，蘇卿休與知，他雙漸何如？

【上小樓】怕不待開些肺腑，都向詩中分付。我這里，行想，行思，行寫，行讀，雨淚如珠！都是些，道不出，寫不出，憂愁思慮！了不罷聲啼哭，是他爭知？我嫁人，他應過。這番做了魚沉雁杳，瓶墮簪折；信斷音疏！咫尺地，半載餘，一字無！雙郎何處？我則愛隨他泛茶缸去。

【十二月】無福效，同儔並侶；有分受，枕剩衾餘。想起來，相思最苦；空教

人，好夢全無！擲飛了，清歌妙舞；受了些，寂寞消疎！

【堯民歌】閃得人，鳳凰台上月兒孤，趁帆風勢下東吳。我這里，安梳舉棹泛江湖；到不如，沉醉羅幃倩人扶！躊躇，躊躇！天邊雁兒遙，枉把佳期誤！

【耍孩兒】這廝，不通古今通商賈，是販賣俺愁的客旅。守着這廝，愁悶怎消除？真乃是，牛馬而襟裾！斗筲之器成何用？糞土之牆不可圻！想俺愛錢娘，喬爲做；不分些好弱，不卞賢愚！

【三煞】娘呵，你好下得，好下得，忒狠毒，忒狠毒，全沒些子母情腸肚！則好交，三千場失火遭天震，一兩處疔瘡生背疽！怎不交我心中怒！你在錢堆受用，我在水面上遭徒！

【二煞】我上舡時，如上木驢；下倉時，如下地府；靠桅竿，似靠着將軍柱一箇。隨風倒拖舡牢獄，趁浪逐波承陷車。伴着這魍魎人物，使似冤魂般相纏，日影般相逐。

【一煞】他正是馮魁酒正濃，蘇卿愁起初。下舡來，行到無人處。我比娥皇女，哭舜添斑竹；比曹娥女，泣江少一套孝服。則怕他瞧破俺情緒，推眼疾，偷掩痛淚；伴呵欠，帶幾聲長吁！

【尾】比我這淚珠兒何日乾，愁眉甚日舒？將普天下煩惱收拾聚，也似不得，蘇卿半日苦！

一分兒亦姓王氏，不知與上述王氏是否爲一人。她是京師角妓，歌舞絕倫，聰慧無比。一日，丁指揮召客小飲于江鄉園，召她佐譚。時有小妓歌菊花會南呂曲云：

紅葉落，火龍褪甲；青松枯，怪蟒張牙。……

丁道：「這是沉醉東風的首句，王氏可以足成牠嗎？她乃應聲道：

可詠題，甚描畫。當觥籌席上，交雜答刺。蘇頻斟入禮廝麻。不醉呵，！休扶上馬！

一座爲之驚賞。

本節參考書，——

楊朝英：朝野新聲太平樂府

任中敏：散曲之研究

吳梅：顧曲塵談

胡疏篁：中國文學源流

二 黃夫人

明代是產生中國空前的偉大的文學作品金瓶梅的時代，也是產生那向來被稱爲千古第一淫書金瓶梅的時代。許多中國史上著名的浪漫怪誕文人，如唐寅張靈徐渭陳全屠隆馮夢龍陳繼儒……等，都在這個時代發展他們的天才，突破了禮教的束縛，恢復了他們固有的人性。風氣所趨，造成了當時社會上普遍的情形。所以，散曲家黃夫人的作品風流佚宕，並不是因爲她是天生的淫娃，乃是不願撞破當時人情風尚的藩籬，也表現出她真摯的人性。一般慣吃冷豬肉的老先生，他們發現了朱淑真的生查子中「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」兩句詞，便大驚小怪，引爲談資；他們如果讀了黃夫人的：

實指望花甜蜜就，誰承望雨散雲收！因他俊俏我風流。鼻凹兒裏砂糖水，心窩兒裏酥台油，恬不著空把人逗逗。

你不慣誰習慣？人可瞞天可（一作急）瞞？夢見槐花要綠襖兒穿。嘴孤都看一看，滑
卽滑難上難！你無緣休把人來怨！（紅繡鞋）

這樣老老實實敍寫性欲的文字，他們一定驚駭得如見了魔鬼了！我們要記牢，明代是產生千古第一淫書金瓶梅的時代，性欲的描寫，在一切詩詞小說戲曲中都看作很平常。這位女性的作家是當代有名的風流才子楊慎的配偶，她的丈夫決不會因此疑心她不貞或其他的什麼，她什麼都可以寫出來，只要是在她心裏感到的。

黃夫人的父親名珂，字鴻玉，遂甯人，官至工部尚書，有介直之譽。丈夫楊慎，字用修，號升菴，新都人，生平著述丰富，尤擅戲曲，著有蘭亭會洞天玄記和記雜劇，散曲集有陶情樂府續陶情樂府，在當時都已流膾人口。黃夫人是他的繼室，名字不詳，自幼博通經史，工筆札。他們結婚之後，夫婦間頗稱情好。夫人的性格，從她作品中所表現的看來，她頗偏於男性的踈弛。她的文字的狂放處，卽以風流才子見稱的她的丈夫楊慎相較，也當退避三舍。我們須知道，凡一個文人的頭上既罩上「風流」二字，他總會

做些攀花折柳的勾當，即使他不願意，爲了有意要打破禮教的束縛，也不得不隨衆附和。況且玩妓納妾，在中國文人方面本來是司空見慣，尤其是明代的文人。我們這位女作家的丈夫楊慎，他所處的時代和他天生的性情既要他尋花問柳，當然他除了他夫人外，要在外面有所勾搭。但是，却惱了這位多情而又抗爽的夫人了，請看她給他丈夫的詰問書：

俺也曾嬌滴滴徘徊在蘭麝房。俺也曾香馥馥纏繆在鮫綃帳。俺也曾顛巍巍擎他在手掌兒中，俺也曾意懸懸開他在心窩兒上。誰承望，忽刺刺金彈打鴛鴦。支楞楞瑤琴別鳳凰。我這裏冷冷清清獨守鴛花寨，他那里笑吟吟相和魚水鄉。難當，小賤才假鴛鴦的嬌模樣；休忙，老虔婆惡狠狠做一場！
（雁兒落帶得勝令）

她一方面破口大罵丈夫的所歡爲「小賤才」，又索性老實不客氣自稱爲「老虔婆」，要和他們「惡狠狠做一場」，我們讀了「難當」「休忙」兩句，不覺要爲之作憤笑。她一方面又重提前情，冀望她丈夫一朝醒悟，再拾舊歡。這種甜辣並用的手段，在文藝的技術上亦屬上

乘。在她一個人孤另另獨坐閨房的時候，想到初婚時的甜蜜，現在，花朵已不似初開時的飽綻，枝葉也不似放條時的豐潤，一切都罩上了銀灰的顏色，怎能不使她傷心而憤怒呢！不信，請再看：

巫女朝朝豔，楊妃夜夜嬌，行雲無力困纖腰，媚眼暈紅潮。阿母梳雲髻，檀郎整翠翹，起來羅襪步蘭苕，一見又魂銷。（巫山一段雲）

戲蕊含蓮，一點靈犀夜不眠，雞吐花冠豔，蜂抱花鬚顫。嗟！玉軟又香甜。神水華池，只許神仙占。夜夜栽培火裏蓮。（駐雲飛）

這雖不一定是實生活的寫照，然至少可以作為初婚的憧憬，何等的香麗佚蕩！再看：

爲相思瘦損卿卿，守空房細數長更；梧桐金井葉兒零，愁人又遇淒涼景。錦衾獨旦，銀燈半明，紗窗人靜，羅幃夢驚。你成雙去得咱孤另！（皂羅袍）

寄與他三負心那個喬人；不念我病榻連宵，不念我瘴梅愁春，不念我剝枕閑衾，不念我亂山空館，不念我寡宿孤辰。茶不茶飯不飯全無風韻；死不死活不活有甚

精神！阻隔音塵，那個緣因？好事多磨，天也生嘆！

天生你端要磨咱。好朵仙花，落在誰家？被兒裏風流，懷兒裏恩愛，做了口兒裏
嗟呀。飛虎賊終遭白馬，嫩鳳鵲怎配烏鴉！海角天涯，水渺雲賒。到頭來山也相
逢，急時間心癢難撻！（折桂令）

這裏寫的是夜閨的孤寂，抱病的哀嘆，何等的委曲怨苦！「天生你端要磨咱」，罵盡了全世界的薄倖的男子；「好朵仙花，落在誰家」，對於自己又是如何的柔婉低惜？女子對於丈夫的希望是極簡單的，「被兒裏風流，懷兒裏恩愛」，是無論那個女子對着她丈夫所存的最低的希望。否則物質上即便能萬分的滿足她日常生活，而沒有精神的安慰，她還是不能消除她對於丈夫的怨恨。像黃夫人這樣一個女子的身世，物質生活當無什麼不滿足，但精神上一定有創傷，她也要和普通女子一般的叫喊起來了。

本來多情的女性，又有了文藝的涵養，丈夫雖然對她不忠實，她決不因此對他忍情割愛。就是卓文君的白頭吟，看來似乎很決絕；但一經相如改過，她也馬上就和好如初。

了。至於黃夫人對她的丈夫，尤有深摯的熱情，「惡狠狠做一場」，正是妻子對她丈夫愛極的表現；否則你別有所歡，我儘可和你一刀兩段，你既負情，我何必單戀呢！所以後來楊慎因直諫得罪，遣戍雲南永昌衛，長期的生離，不異於永久的死別。這時候的黃夫人不但前嫌盡釋，還是憧憬於雙飛時之歡樂，於孤單寂寞之中，唱出她對於萬里飄零的同夢人的淒涼的同情：

【南呂】一枝花 好恩情花上花，都翻成夢中夢；隔春水渡旁渡，勝蓬萊東復東。江鱗塞鴻，誰把殷勤送？雌蝶雄蜂，空堆愁悶叢。

【梁州】蓬鬆了雛鵲髻朵，蹙損了團鳳眉峯；鹿埋了舞鸞腰帶，冷落了瑞鴨熏籠。想當初拈玉纖秋千夜月，片時間歡金杯桃李春風；到如今勾紅淚秋雨梧桐。沖沖、匆匆、合歡調改做了淒涼弄。點潘郎翠黛如蓬，真個是千重別恨調琴倦，一寸相思攪鏡慵。

【尾】有一日閑衾剩枕和他共；解嬌羞錦蒙，啓溫柔玉封，說不盡嬌娜風流千萬

種。

花謝了，明年還會再開；燕子去了，明年還會再來；只是心上人兒離別了，在悠久的時光裏，再也聽不到有確切的歸來的日子！她如何能不憔悴呢！她如何能不因感傷而懨懨成病呢！我們忍了同情的眼淚，再來看她的：

不明不暗唱陽關，無語無言倚畫闌，多情多恨空腸斷。那人兒甚日還？相思擔其
實難擔！獨樹山頭路，皐橋渡口船，眼睜睜面北眉南。眼睜睜面北眉南，拋閃
得隻風孤鸞，都只爲燕兩鶯三。好箇人人，從他去去，鬼病懨懨。常想著，臨
上馬淚拋珠點，覺雙蛾鬢亂花尖。鹽也般鹹，醋也般酸；你也休愁，我也休愁。

（水仙子帶過折桂令）

鍾馗臥牀扶不起，鬼病難醫治。祝瓦害相思，想必無他意。屈原投江沉到底。（清

江引）

丈夫的遠謫，是她一生最大的創痛，在整部的她的散曲集中，多數是懷念遠人的相思